

畿

輔

人

物

志

畿輔人物志卷之六

北平孫承澤著

周方伯斌

周斌字國用昌黎人也景泰辛未進士授御史侃侃不事細瑣常出巡南畿河南陝西諸地申理寃獄摘伏如神英廟復辟之後石曹輩擁奸乘勢作威福戕逐善類道路以目莫有敢嬰之者斌爲河南道御史首倡同官張鵬周瑄等具其欺罔萌亂十餘事糾之上震怒逮至便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衆皆怖懼伏

地不敢出一語斌神色自若手持章疏朗讀不少儼
每讀至一事輒正色別白之且誦且對力陳二凶罪
狀明甚至其冒功濫職上愕然曰彼率將士迎駕有
功何謂冒論功行賞何謂濫斌曰此輩貪天功當時
迎駕止數百人今遽至數萬非冒濫而何上默然悉
收各御史下錦衣衛獄降謫有差斌斥知江陰縣未
幾石曹相繼敗上思其言累陞至廣東右布政

張司空欽

張欽字敬之順天人官至工部右侍郎初爲御史時

巡視居庸關武廟欲出關北符欽閉關三勒疏堅請
回鑿武廟壯其忠遂止所著有心齋奏議夫時至正
德時昏亂極矣乃能閉關遏駕及其差滿翠華始得
西幸雖古之名臣何加焉後之居是職者借口時艱
文其縮朒殆有餘愧哉

段大叅正

段正字以中七歲作鸚鵡賦有奇句由京學生領鄉
薦第一明年成進士拜御史屢遷謫官至江西左叅
政生平嚴于自律家貧四壁蕭然於書無所不讀恒

以通儒自期所著有介庵集三十卷宦遊集十卷栢
臺公案十五卷課程日記三卷

王僉憲儀

王儀字克敬文安人嘉靖癸未成進士授靈壁令俄
改嘉定兩邑稱平徵拜御史秦中中州藩封爲虐大
爲民害公巡按西地皆以法繩之不少假借彼時江
左自正統以來田賦戶籍浸失其初吏因緣爲奸而
吳中尤甚吳中大臣力薦儀才遂有守蘇州之命僅
三月坐前河南劾宗藩不法事宗室訴之詔奪儀職

而吳父老聞儀罷則相率數百人詣闕留之不報會
言官亦交章論薦復儀職得江西撫州而吳父老聞
其之撫不之吳復相率數百人以上書願留儀守蘇至
再不報吳父老歸則又相率號于侯巡撫侯上其事
于是儀守蘇州儀至歎曰郡賦當天下一什二而田額
溷亡可考何以定賦賦不均不可以救民吾誠不能
一日安其上遂日夜沉思擘畫率僚屬躬循阡陌間
計丈數仞溝洫縣縣各爲記籍卒披籍驗之或然或
否恒以一警百民毫釐不敢有所隱乃以八事定田

賦而賦平以十歲編徭役而役平以三法考課鈔而
民之灌輸平令下初若煩碎後無不稱便者期年化
行訟簡治平爲天下第一擢按察副使兵備蘇松四
郡時秦璠王良以南沙反伐之一年尤張遂哨狼山
儀筴總兵湯軍福山以與賊遇將戰儀登壘望曰徐
之利未可趨也令舟師與遇遇皆北賊易我不備儀
曰可以夜半擊楫上長矛火箭齊發賊倉皇竄海中
盡殫功上詔加俸一級賜白金文綺轉叅政守冀寧
卒突清源城下公令洞開諸門寇望之疑有伏宵

遁乃檄部中無城者築無糧者蓄無兵衛者選練于
是榆次平定之間皆有城矣。誅者諜知戒不敢犯
頃之擢巡撫宣鎮僉都御史儀當鎮彫敝之後大集
賓佐講畫戰守利弊上十餘疏易將領之庸弱者乃
于是拔才能問疾苦飭廢墮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
節候望邊政一新嘗視邊遇寇從盤谷中擁之入公
促兵迎戰俘酋百馬千降詔旌廟賜白金文綺晉右
副都御史儀奏言兵當選鋒加其犒乃可用寢不報
是歲大旱衆議餉且乏而把都兒等乘虛突入所

過稍被剽掠儀督將走之事聞詔加切責遂奪巡撫儀雖罷而廷臣交口推薦旋授陝西副使兵備肅州肅故有哈密遺種雜民間歲久滋蔓爲害儀計徙之境外肅以寧邊將士由是益愛之無不願爲死者詔加俸一級明年庚戌進叅政以藩臣入賀特旨改僉都御史卽撫甘肅未及行適擁衆犯京師移儀駐通州扼其衝儀聞命星馳乘城見城下有胡服四掠者問之衆曰此仇督府軍也儀曰軍爲掠又何求命擒數人至治以軍法枷置市門外一營大譟儀不

爲動翼日詣管鸞盛氣以待儀曰天子遣某來治軍不知有公能爲公保奸耶鸞忿密中儀會御史助之論儀不宜責入衛軍時上方倚注鸞遂逮儀奪其官未幾鸞以逆敗天下多以此益重公退居九年卒

穆憲副文熙

穆文熙東明人嘉靖進士少穎悟經籍無所不窺尤尚節義莊廟初給事石公星以言忤廷杖幾斃文熙奮不顧身周旋醫藥得不死解官歸士論壯之後歷官憲副浩然而歸所居有逍遙園坐起一編文藻蔚

然爲一代名家所著有逍遙園集左史戰國纂評諸書行於世

楊學博和

楊和字節之固安人自少孝親睦族勤學好問及長剛方嚴正不愧暗室且絕口不言人非晚領鄉薦由徐州學正陞國子博士平昔不務蓄積惟嚴于教子著有學範一書以教後人講明義理不專事科舉之學長子維傑正德丙戌廷試第二次子維聰正德辛巳廷試第一俱爲海內聞人向年余過方城彼中父

老侈譚楊太公居鄉之善及訓子之方而兩子俱占
巍科入木天乃無人言及者始知人之在世科名不
足恃也方城有蘇中丞名舉者宦跡所至有聲曾著
益智錄數百卷該博有實用其後人不能守歸之楊
都尉家楚人文安之于都尉家見之驚嘆以爲勝於
文獻通考兵火後惜不存余欲爲著一傳了不得其
梗概尚俟知中丞者

周沐陽盛

周盛字永昌其先吳縣人永樂間遷江南大姓實京

師乃入籍大興爲府學諸生嘗謝客閉戶讀書一日
大雪無火擁衾端坐至夜半聲益悲鄰舍聞之皆嘆
以告里中長老自是爲里中所重然七試不售歲貢
入太學弘治乙卯選直隸沐陽令治化大行戶不夜
闔七年移牒告歸令未下飄然而行歸家徒壁立顧
終日陶陶賦詩所著有詩集四卷

李光祿紳

李紳字縉卿順天人嗜讀書爲行人數奉使足跡偏
天下聞見益博九載考最遷戶部員外郎李尚書敏

薦爲光祿寺少卿會考覈京朝官爲忌者所中調外
三疏引年歸榜于座曰五斗慳將雙膝屈三章乞得
一身閒紳居城南徙禁藥西偏多蓄道書手錄至盈
箱篋所著有抱犢山人稿曾于百可漫志中見其求
解官疏云郡縣之職非循良豈弟者弗稱茲以浮躁
淺露之名而責其循良豈弟之政蓋亦難矣其篤切
如此古云休官亦由人詎不信哉

陳醒翁堯

陳堯字敬甫順天人生而穎異日誦千言嘉靖十四

年舉進士仕至刑部左侍郎告歸少從呂高陵柵遊
既仕卒以文學飾吏治所至輒聚生徒講學遇形勝
未嘗廢遊觀南安爲之築醒翁亭于龍屏山南安人
言公品誼可當廬陵直不飲耳堯喜因號醒翁所著
有醒翁集

郭太守文輔

郭文輔字其臣宛平人父雋仕至兩浙運同文輔性
貞澹好學持論可觀舉進士授行人嚴嵩專國其子
世蕃受賂鬻官文輔雅不妄交歛跡自守不與通使

還同署生每奏金錢方物于嚴氏私相習爲故事文
輔不肯又無可將人咸笑之會考選言官世蕃聞文
輔名欲引之且藉以示無私陰遣客諷文輔且期以
五百金卽入臺無疑文輔笑而佯應之客反報世蕃
甚悅卽白其事于嵩授御史客如約責金文輔笑謝
而已世蕃以爲誕已大恚屬旱甚考察百司世蕃陰
令冢宰誣奏文輔選蠕不稱改戶部主事文輔怡然
安之居部清約寬雅秋毫之利不漏也人稍稍稱之
知常州府文輔孤介爲政持大體與民休息絕無干

謁當事益賺之調永昌治如常州久之投劾而去去之日惟圖書數篋而已家更貧困至不聊生徒自肆于學無所不闕藏書數萬卷躬自校讐與驃騎將軍馬應乾爲友應乾直亮博雅有古人風交相砥礪相得甚歡雖居朝市門若蕭然他人莫敢望也應乾嘗稱之曰其臣之爲人虛不逆物卑不失已依依自遠雖迹同軒冕而肥遯之貞卓然獨往讀書持論不軌轍于古人冥心析理不膠結于胃臆養恬致知實宗廟之瑚璉幽冀之旃角也人以爲知言

盧光祿宗哲

盧宗哲字濬卿涑水人嘉靖乙未進士天子躬御文
華殿簡試親品第選庶常尚方給筆札讀書禁中哲
故善古文歌詩至是大肆其力日益有名授檢討連
外內艱服闋補故官辛丑同考會試甲辰同修大明
會典擢南京國子監司業守篆念諸生善逸立要束
繩之凡貴遊子弟開說求出者不聽時分宜父子勢
熾甚哲究不賄一金於是大忤曰先生第還南吾行
念之哲曰某來考績不來講遷官也分宜慙則以爲

南京尚寶卿連擢南太僕寺卿故開府滁陽滁陽者
山水名勝之地也往士大夫至載吟嘯以爲常哲乃
日夜下計郡邑問馬蕃息狀寺有贖金二千或謂內
之例也哲笑曰豈有懷金盧濬卿哉竟不肉戊午召
爲光祿卿故事上供不時予賈人直賈往往破產藏
中乃故有羨金則謂其僚曰夫儻人而不予直是縣
官給賈人食物也乃大發金悉償之久之推戶部侍
郎分宜居中持之不報已未得痺疾告歸發橐中裝
止四十金召夫人及其子曰此二十年來官裝也可

中分之築室設關日偃卧其中賓客故人來則彈棊
對語倦則復卧平生所著述甚富一日盡焚之曰
雕蟲小技古人以覆瓿詭何多事也年七十卒

孫僉事博

孫博字約之景州人侗儻有志節究心經書著爲論
說諸儒競傳誦之尋舉進士授給事中成化庚子汪
直用事立西廠疏論直盜弄國柄作福作威使君相
廢職漸不可長疏入亦會諸大臣大爭西廠得罷直
大恨會敵寇雲中直與王越朱衣北伐奏博紀功陰

欲中之銳前抵軍意氣峭拔戎服彎弧馳突如健將
時或聚議機務侃侃指畫利害不少挫直始心敬之
越亦從旁救護得免禍師還論功陞山西僉事尋致
仕歸茅茨蕭然弘治甲子知州馬貪虐毒民規之不
懌以事來侵博發憤詣京師論其罪下獄問且遣使
者詣州覈實知州度不可解乃佯爲謝罪與酒毒殺
之且死囑妻曰吾以孤直罷歸今乃爲羣小所害命
也吾死勿埋庶幾朝廷覺悟得爲百姓除暴馬後竟
伏誅石公瑤嘗曰先子按察晉陽嘗與公爲寮案瑤

兄弟又嘗侍几杖親見其爲人卓犖開爽有古國士
風然慮事不欲爲太深又不設城衛故始以此立節
中以此去位終以此致死語曰直如弦死道邊信然
哉

畿輔人物志卷之七

北平孫承澤著

傅文毅珪

傅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十三年陞左中允正德四年逆瑾惡其不附已矯旨降修撰瑾敗復原官五年以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尋陞禮部尚書當是時武宗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聞之無所據以諫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

王與聖旨等珪佯不知者執奏孰爲大慶法王者敢
與至尊並書褻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
竟止寵伶臧賢請改牙牌珪曰優敢亂祖宗法臧又
欲改教坊司印珪曰優敢亂祖宗法皆格不行時流
賊亂中原太監陸閻總軍容愆久不提諸內臣又立
監鎗名盡出後曹內臣統軍下廷議衆莫敢先發珪
奮曰兵老民疲賊日熾以冒功者冗僨事者漏罰失
將士心今賊在郊圻肺腑間民囂然思亂禍在宗社
旦夕吾輩死不贖責諸公尚首舉耶議罷上竟遣監

鎗諸內臣俄有旨令珪致仕去卽束裝就道旣歸清
苑杜門謝客跡不至郡關園城西蒔花植木日與親
舊飲酒賦詩爲樂絕口不談朝政不通書朝貴中有
佳山水趣携親友往遊浹旬而返峻絕幽邃人所不
至之地皆留題焉十年四月以疾卒年五十有七公
爲人厚重朴直沉毅端方耻浮薄寡嗜好內剛外和
與人言侃侃無所隱伏自檢甚嚴于繩墨不失尺寸
居閒渾然遇事則精核明審人不敢欺主應天試事
時簾外官有權要囑之行私者送廩餼時令一私人

至簾內欲有所請白卽叱出痛笞之曰此豈汝所至之地其人竟不敢言說者謂當時一容其人啓口則行私者得以籍詞矣在禮部尤稱執法一時士夫倚以爲重爲文平生不事剜刻有北潭集八卷藏于家卒之日棺槨衣歛之具皆自處分書籍詞翰之類皆封以付諸弟且戒死後勿乞恩祭塋勿求墓誌銘勿作佛事旣卒撫巡官以聞上命賜塋祭公在翰林時無事表見及柄用則剛大之氣忠貞之節經濟之才鎮定之力卓然不羣而其處進退死生之間尤爲駿

偉求之古人蓋無愧云贈太子少保謚文毅

石文隱珪

石珪字邦彥藁城人舉成化丁未進士入翰林聲價大振歷任國子祭酒以身率人教嚴而諸生莫敢犯時武宗無嗣上疏請于藩王中擇其親且賢者育于宮中代行溫清蒸嘗之禮武宗始狩宣大疏請回鑾曰六師不備遠違法宮內無親近之託外有事變之虞若變興一日未返則臣子之心一日未安後百官相率諫南巡者罪且不測公上疏救之辭尤切直進

吏部尚書時承羣小竊柄之餘政以賂成官以意授
士習靡然日趨于壞屬考察京官凡諸清議有干者
多見屏黜是時輔臣有不悅者託辭請命仍兼學士
在內閣專管誥勅實奪之權也前後所上封事大要
勸上清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已無爲用漢文之與民
休息其諷上力行王道辨別邪佞中才皆可用之人
不必求備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竒治有端緒不
必責効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必刻意淵魚之察人
謂其爲救時之藥石嘉靖三年手勅兼文淵閣大學

士入典機務有所論列多觸忌諱上優容之有勲戚
怙勢奪民田萬餘頃旣得旨民大騷公言于上仍還
之民公沉靜寡默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
一二語輒中節有不當意者憤激見詞色間人或謂
其過直久乃服之屢典文衡以平正簡要取士文體
爲之一變錦衣官有構飛語訐輔臣者併中傷之遂
逮下廷鞠臺諫皆白其無他大學士楊一清力爲辯
之公惟求去上許之僦民車歸閉門不出人益仰之
年六十四卒于家謚文隱後改文介

石司農玠

石玠藁城人父文玉登天順甲申進士擢監察御史至山西按察使以端毅著聞玠與弟瑋同登成化丁未進士瑋改庶吉士玠授汜水知縣入爲御史勅覈大同邊儲隨按陝西邊務曉暢兵事文武將吏服之乙丑推綜三法司事總憲浮梁戴珊素重玠事悉委之正德丙寅以副使督學山西教人以修德行務經學爲本歷按察使陞右布政使尋轉左視去其父按察時僅二十年人以爲世美嘗作瞻栢堂以志感辛

未以副憲巡撫大同久歷邊陲習諳戎務而尤善於
任人大小將領皆樂爲用邊境以寧入爲右司馬時
遼左不靖命往諭之宣布威德相率帖服乙亥陞大
司農會上在宣府需銀百萬堅執不發上數使人促
之僅以一半應命權寵錢寧等阻壞鹽法累執奏與
之忤咸側目上欲南幸羣臣切諫悉杖之于朝乃上
疏論救諸側目因而搆毀乃令自陳奪俸遂稱病歸
杜門却掃意致澹然喜讀國語左傳尤好靖節香山
二公詩行坐不釋手每花晨月夕輒朗誦之以當歌

曲所著有東溟漫稿

朱都御史裳

朱裳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以御史巡山西鹽法巡按山東其巡鹽時拒錢寧之請按山東時御史王相被鬪豎構下詔獄裳抗疏曰朝廷設御史如齊民養猫捕鼠猫鼠相持主人可助鼠耶疏鬪八罪王御史得從輕處還朝諫止南巡出知鞏昌府嘉靖時吏部綜覈吏治天下吏卓異者五人裳居第一遷浙江按察副使自福建按察使轉浙江左布政副都御史治

河濟上丁外艱家居久之沙河之人爲裳作無媿亭
立石頌德世宗南巡朝見于磁州勅起舊官章聖太
后梓官南禱董治水道勞瘁過度又與內使不協詬
詈之怏怏暴卒七級闢裳自其少年則號安貧子自
其爲鄉舉則曰堯舜君民孔顏師友所願也自其爲
御史至都御史治官鑰門廳廡如寺家居土室石門
連旬茹菜其以御史按山東時東人誤傳以爲長齋
布政浙江吏私書其案曰清如水難到底裳手續之
曰如水清饑殺僮裳妻就館裳敝衣冠執爨收生媪

至以爲傭也平生見及必踐曰尊德性道問學聖賢
要旨也見世有不當意事輒掩面曰醜看醜看其始
入官時嘗寄一縑于其父鳳凰怒詬曰胡用此管血
汚我立焚之人曰朱公固能廉亦本于父訓崔銑志
哀墓比之軒輓隆慶三年賜祭塋謚恭簡

岳工部倫

岳倫字厚夫別號雲石保定人少負奇節以上谷僻
陋寡見聞挾冊來京從諸名人遊問學日博嘉靖壬
午領順天鄉薦丙戌登進士第授行人使汴歲歉見

饑孳塞途還朝卽上免徵道賑一疏詞甚激切已復
兩劾權貴專擅數十事遂落職爲山東齊東縣簿稍
遷山西曲沃知縣累晉工部主事員外郎郎中職所
宜舉不遺餘力會朝議羣臣才可往諭安南者倫名
在選駕幸承天倫首諫止詔下禁獄凡六閱月獲賜
罷歸上谷平生憤激之氣時于聲詩焉發之倫美髯
渥顏身長七尺偉然萬夫之望謂當遠到而官止郎
署年僅五十有一倫性剛烈遇事輒發然恤困扶危
古人不過俚夫有一言當理亦不忍棄嘗欲上書闕

下徧歷九邊分屯建戍選銳募勇起遼海迄蜀川修
洪公舊業以扼潮河之險追王渙遺跡以復興和之
城徙朶顏諸于開平廢壘以大寧地內屬振哈密
孱弱之裔以制吐蕃又欲仿金元故事立瀛海平瀛
諸鎮羽翼神京諸所經畧既定則西羗不敢窺甘涼
而吉囊俺答無能猾夏也有志未就惜哉

達督學其道

達其道字行甫任縣人中第後授工部主事管榷濟
寧諸關癸亥轉員外郎管後庫出納庫與關俱腹地

而一無所取甲子遷郎中肅皇帝命疏玉河甚迫衆僚皆休焉莫敢應尚書雷公獨以屬之未幾河工成欽賞白金綵幣丙寅轉河南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歎曰今之督學者弊在重文菽斯道化衰狗干請斯巾裳濫此其係于世教者非渺小也乃程業兼稽行誼以樹標立極要使人名實不爽其登進黜罰惟執之已卽尊要素所厚善之子弟不少曲假故風用丕變而中土多彬彬文質之士隆慶戊辰乞休歸篋惟古書數帙了無長物人稱其清且取士一途祖宗朝

惟重行誼故一時人物爲盛後乃止以文藝相尚士
無實修所以朝多批政安得如達公者而衡量人士
哉

畿輔人物志卷之八

北平孫承澤著

楊忠愍繼盛

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嘉靖丁未舉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與同舍郎海鹽鄭曉相善曉品鑑人倫目空一世獨雅重公特與譚古今成敗國朝典章而關西韓邦奇爲南兵部尚書負重名公從之受樂三月而得其數又踰月而得其神邦奇則舉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書悉以授之庚戌秋西戎大舉躡

京師而南南中議發兵入援公思馳身往當匈奴會
解嚴明年考滿赴部遷兵部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
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權上虛已聽之而鸞驕且內
畏 請于二邊互市市馬鸞主其議奉以中國幣

帛將遣使公抗疏力言其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
者和親之別名也 蹂踐我陵寢虔劉我人民而輕
與之和是忘天下之大讐一前北伐之詔天下咸知
聖意所向今倏更之曰和是失天下之大信二以堂
堂天朝而下與 爲市損國家之重威三字內豪

傑日夜磨勵其長技思甘心于 而今使無所用之
墮豪傑向用之志四庚戌之變天下稍稍習兵無故
而和以弛之懈天下飭武之志五往者邊臣私通

吏得以文法繩之今導之使通開邊方勾 之門六
伏羗之莽在在有之往猶束于法而不敢肆今若此
又安所忌憚開百姓不靖之漸七 昨深入閭我無
備也既已備矣而復從互市彼將謂我無人乎長

輕慢中國之心八 狡猾叵測我竭財力而與之
今卽以善去能保其後不負約乎此墮 人狡猾之

謀九大約中國歲費數十萬可得馬數萬匹萬一馬盡而中國之財亦竭安所善後此貽後日難繼之禍十所以爲此謬說者不過曰吾以市馬羈縻之而徐徐修備苟能修備何藉于羈縻此其謬一既與和矣卽得馬安所用之又安肯以壯馬與我乎此其謬二互市不已必至入貢入貢而中國之財竭于者益大此其謬三既以市爲利中國必不可失信舉衆來市能盡給其衆乎不給能保其不內掠乎此其謬四或曰佳兵不祥未可輕試不若和以餌

之夫損國威而養忠必自此言始矣譬如癰疽遍四肢毒且內攻憚用藥石惟膏粱是甘有生理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舉朝之人皆知之然而莫敢爲陛下盡言者懼于仇鸞之勢是仇鸞謀國不忠外懼于 之重苟圖目前之安以脫近禍耳陛下誠沛然發德音按治開市者罪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爲陛下勒石燕然懸俺答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後世疏入上壯之下閣臣嚴嵩等議咸唯唯仇鸞忮憤以密疏入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公

對訊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縣典史凡三年而論數
敗約入寇鸞奸計盡露罪至族而公所言大驗上念
之遷諸城令踰月陞南戶部主事尋進刑部員外郎
調兵部武選特大學士嚴嵩用事公中夜慨然嘆曰
聖天子遇我厚舍此不言安所圖報于是日夜密具
疏論之疏曰臣先因阻馬市得罪下獄逆鸞百計寘
臣于死陛下寬宥生全之不二年復還今職是臣今
日之身陛下再生之身也臣有一言願以死報陛下
則莫急于誅賊臣嚴嵩者請歷數其罪以陳於前我

太祖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載在祖訓甚嚴殿閣之臣止倘顧問而已乃嵩爲輔臣陰操丞相之權顯侵百司之職使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法一罪也權者人君統馭之具不可下移而嵩指票本竊美威福借陛下之喜怒彰一已之恩威此盜君上之大權二罪也善則歸君人臣之忠義也陛下有所行而善嵩必向人語曰上原無此意我贊而成之此掩主上之治功三罪也陛下令嵩票本取君逸臣勞之意嵩何爲令于世蕃代票

又何爲約諸義子趙文華等共票是嵩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又以子而美父之柄此縱逆子之僭竊四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于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陰爲壟斷之計欲使伊孫冒功于兩廣先置所親爲總督總兵于是嚴鵠效忠等各以乳臭之子冒斬級功得爲錦衣而所親因得驟遷要秩是旣竊陛下之權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而顯拔私黨此冒朝廷之軍功五罪也仇鸞總兵甘肅以貪虐革矣嵩餌其賄而薦爲大將及鸞勢出嵩上嵩不勝忿且察陛下

有疑鸞心遂互相誹謗以泯其迹是勾 者逆鸞而
引用逆鸞者嵩也此引背逆之奸臣六罪也 入

犯兵法擊其惰歸此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
計於嵩嵩曰 飽自退故汝夔傳令不戰及上逮治
汝夔嵩偽稱密疏保之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賣是
嵩以不戰給國又以死給汝夔此悞國家之軍機七
罪也黜陟人主大權非臣下可得而私刑曹郎徐學
詩論嵩削籍矣京察勒吏部并其兄徐應豐罷之戶
科都給事中厲汝進論嵩降典史矣外察勒吏部并

削其籍考察大典陛下特以激勵天下賊蒿竊之中
傷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罪也吏兵二部利權所
歸而蒿擅制之文武陞遷不論才而問賄故將官日
剝削乎軍士而有司益濫取于百姓天下人人思亂
臣恐患不在外而在城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罪
也先朝風俗尚稱淳厚及蒿任事而敗壞已極又甚
於劉瑾時矣惟蒿好利故天下爭尚貪蒿好諛故天
下爭尚諂源之不清流何以潔此壞天下之風俗十
罪也此十者罪狀昭昭人耳目矣然又有五奸臣請

盡言而無諱可乎夫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
侍從嵩陰結重賄伺察聖意每舉必密報之故嵩得
預謀而巧合是陛下之左右皆嵩之間諜矣通政司
納言之地嵩欲阻塞言路遂令義子趙文華爲之使
每章奏必預聞之故嵩得巧爲彌縫是陛下之納言
盡嵩之鷹犬矣旣已彌縫內外所畏者厥衛耳則又
令子世蕃與聯姻戚是陛下之爪牙皆嵩之瓜葛矣
厥衛旣清又懼科道有後言也嵩于進士中非私屬
不得與中行之選推知非異悞圓融者不得與行取

故臺省盡置私人寧負陛下而不忍負權臣是陛下
之耳目盡嵩之奴僕矣科道雖被其籠絡而部臣如
徐學詩等尤當防也嵩又令子世蕃采部屬有才望
者收置門下根結蒂固合爲一黨是陛下之臣工盡
嵩之心腹矣有此五奸故得掩彼十罪五奸旣破十
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一賊臣之愛而忍塗炭百萬
生靈乎倘蒙聽察試召問二王令其面陳或諮之衆
閣臣得實重則誅僂輕則削罰

聞之不戰而膽

喪氣奪於致太平何有疏奏上恚繼盛憚而嵩方以

別事得幸遂誣構逮下錦衣獄詰曰何自引二王公
曰非二王疇不懾嵩者且官家事獨不畏嵩敗耶獄
具杖至百或遺以蚺蛇膽公曰吾自有膽却之受杖
送刑部擬罪部擬以詐傳親王令旨絞以癸丑十月
論死臨刑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曰後十年可開
也爲詩二章其一曰浩氣迎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
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上自聖明制作高萬
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慷慨曼聲長嘯以沒隆
慶初錄死事諸臣贈太常寺少卿蔭其子賜諡忠愍

予詞額曰旌忠

王司馬遶

王遶號繼津霸州人少而穎悟異常甫壯慨然有四方之志常自書一聯於壁曰潛心立志常思禁伏兇人登要操權務在保安善類識者已知其不凡嘉靖丁未成進士授紹興府推官丰裁太著爲人側目考滿至京於貴要一無所謁遂以平常復任知公者甚爲不平吏部亟陞爲武選主政以解人言時楊公繼盛爲武選員外郎甚相得也一日楊公上疏劾奸輔

嵩自分必不免過公寓相別並以妻子託之公曰君
爲社稷計吾不能爲社稷以安君之心乎楊曰余一
女二子一子已有親次子與女皆幼長而婚嫁皆在
君擇焉公乃以女許其次子楊泣拜而別時嚴嵩威
勢甚赫人人避匿楊跪下逮繫刑部公往送至獄時
奉旨查嚴效忠嚴鵠冒功一事甚急兵部尚書聶豹
嚴之門人也公言冒功之事甚實長安無不知者宜
據實具覆聶使人約火房語曰此何時也况嚴未嘗
冒功併陞亦有事例出一稿付公公曰嚴未嘗冒功

嚴效忠安在哉效忠鬼名嚴鵠乳臭廝養子耳併陞
雖有事例皆奸人散法舞文非祖宗舊制也聶而赤
但口將稿付郎中明日畫題公曰必欲如此幸無列
名次日公約同官另具一稿說堂聶曰有稿矣此稿
云何公曰司稿查據節年邦政事例不敢欺皇上不
敢負老先生聶怒曰如何欺皇上負我公曰嚴效忠
嚴鵠本是冒功而今日不然此不欺皇上乎老先生
平日講學以聖賢自處且皇上起之廢籍不二三年
位至大司馬安敢負老先生而不救正且天下士大

夫朝覲會試俱在此恐堂䟽一傳名節掃地矣乞熟
思之聶擲稿于地曰君爲君子豹爲小人矣聶知公
不可奪乃密報嵩嵩上䟽辭冒功之官奉旨嚴鵠陞
錦衣衛指揮同知前論冒功遂免覆嵩切齒於公會
有窮弁聲寃者逮公下錦衣獄查無干涉釋放楊公
之獄上諭死公徬徨如失左右手自往西市收其尸
作詩二首哭之時口語籍籍公不顧也未幾陞公巡
兗州道有宗室爲盜人不敢問公至擒真於法四境
肅然又自河北道轉山西岢嵐兵備副使以忠正

迫當國者欲以難公也修隘塞通水渠 數犯皆却

之聲望大著撫按皆忌之公具呈告休撫按益怒遂
會疏糾劾降調而南京科道中有爲公舊屬吏爲公
誣劣考者竟以大計拾遺賴部力持不可尙嵐士民
爲公頌寃於新撫按公疏薦公復任以救危鎮上乃
特陞公僉都御史巡撫延綏促之赴鎮隨有保安之
捷陝西按臣溫如玉上疏劾其跡防在內科道和之
遂回籍聽勘時各邊告警需人甚急推公宣府巡撫
以修城却之功加俸一級公以親老請告不允陞

兵部右侍郎提督京營復三疏控辭不允然以亢直
與張江陵語多不合適有閱視之議遂自請行邊上
賜飛魚服以寵其行一路嚴禁餽遺毫不假借至固
原總督戴公才以鄉曲之雅致花幣金銀壺盞立還
之戴公使人言官尊不當却公笑曰禮義由賢者出
官之尊卑豈足言哉其鋒稜如此閱視事竣上中途
患病乞致仕疏不允又懇請得回籍萬曆壬午起補
原官陞南京工部尚書改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又改
北戶部尚書在部正值議從祀諸儒公力言諸儒從

祀須以實踐爲主餘皆僞也陽明以才勝若實踐工夫難與薛文清同又曰若陽明得從祀則朱晦菴呂東萊皆不足信言之鑿鑿尤爲有識乙酉改兵部尚書時兵部政務衰敝已極一切聽命於內閣及大璫拱手受成而已公受事凡有請託悉行拒絕一日會申內閣時行託以奶子府管事指揮羅秀陞堂上僉書公曰錦衣堂上僉書舊皆由南北鎮撫陞轉奶子府徑陞無例申又力訂之公退而訪羅秀乃內侍滕祥家奴也置之不顧申又託該衛掌印官來請力斥

之申大恚會聖駕謁陵御用監掌印太監張祜違例
取馬差寫字執一白頭手本到部說該監奏准公曰
既奏准何手本上無該監印信又不由司禮監於會
極門發下又不經由兵科抄出俱非政體遂具疏請
上查明應否然後遵行以防詐僞于是內閣遂稟擅
留御批全不知敬上之禮又嗾言官糾之具疏請旨
允令致仕公歸張公佳胤來代羅秀陞錦衣衛指揮
同知堂上僉書管事吏科張養蒙上疏糾之佳胤罷
去會推之日科道力薦公與嚴公清同列名上點用

嚴清梅給事鵬祚疏云以嚴清之持正知必不爲張
佳胤之通然持正而勢不行恐又爲王遴之續公家
居杜門薦用之疏無歲不上四賜存問享壽八十四
終祭葬如制公所著有大隱堂集四卷二鎮疏草入
卷奏議十卷子王樂善字西里爲考功郎先公而卒

厲給事汝進

厲汝進字子修灤州人登第後拜給事中時嚴嵩父
子柄政爲虛公上疏糾之謂嵩爲國大毒子世蕃弄
權納賄其勢方張童牛之牯宜禁于始疏上嵩黨黃

璫者御前給言曰當大雩齋戒時何得又來救楊杲
上大震怒不及覽命廷杖八十謫雲南亦佐縣典史
慨然曰生卽懸蓬弧長何計秦越卽日就道次年竟
以考察罷例不復錄楊忠愍繼盛疏云嵩考察外官
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言官縱言不當旣降之
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外臣被
中者又何可勝數耶公直名大震高麗使入貢問曰
厲給事安在

王太宰本固

王本固字子民邢臺人登第後爲樂安令以循卓著
聞徵入爲御史按浙值倭寇猖獗時有海寇王直者
逃罪居倭數爲浙患督府以計誘歸欲釋罪官之公
不可竟置大辟朝論避之督府以寇平欲置酒高會
號太平宴以示耀公曰元惡雖擒餘孽尚在何太平
之可言後督府又以糜兵餉事爲言者所糾與公勸
報掩之公竟以實聞督府內結柄臣嚴嵩甚密嵩由
是大憾每求所以中傷之會遼左饑奏命公賑議米
六萬石以驟運意爲緩不及事假此禍之耳公奏改

一半折銀分賑遼陽遠地一半本色分賑廣寧近地
凡再閱月而完遼左安焉故事御史八年序宜留內
柄臣憾公不置竟出陝西西寧副使寧有指揮星鎮
者緣事當革潛入邢臺以重賄祈免公發覺之竟坐
以法又有莊浪兵丁稱糧官尅餉而叛公孤身馳諭
叛者咸帖服未幾分宜敗公以叅政尋陞大理少卿
晉南僉憲提督江防召爲北副憲歷刑兵左侍郎隆
慶初改吏部會新鄭高拱以內閣攝冢宰意氣昂昂
任意予奪公卿累息下之公獨與之爭咄咄不合乃

遷公南冢宰公欣然就道抵南會太察京官有爲張
江陵居正所不悅者遺書欲俱罷之公曰我寧得罪
相君何敢得罪公議也江陵恚甚公以病乞休家居
杜門謝絕人事迨江陵歿中外交薦公泊如也公立
朝侃侃三值柄臣曾不少挫人稱爲古之遺直云

玉司農好問

王好問字裕卿別號西塘樂亭人登嘉靖庚戌進士
授太常博士擢御史以風節自持行都城搏擊無所
避會元夕一巨噐張燈邸第陳百戲都人士女聚觀

有蹂躪死者瑄俛公勿以聞公竟按其事奏劾豪貴
斂手嘉隆之際內庫冊籍沈匿莫可究詰宦豎浸漁
無美公請清之得隱漏軍器二萬二千有奇又用事
近習祿督營兵公抗疏謂自古未有以閹人監軍者
卽有之亦衰世事唐宋勿論如本朝王振劉瑾足爲
殷鑒言甚切直再被命按秦晉時上好言祥瑞隴西
山白鹿芝草榆次天書皆斥不以獻公論燿之公在
職八年所言悉軍國大計如裨聖治止行辛肅戎政
隆大典彰王德一政體飭禮儀勵新政慎辭典重孝

思陳時議勤聖學諸疏多見施行當是時王侍御之名聞天下尋遷大理寺少卿晉太僕累陞至南總憲轉大司農乞歸之疏屢上及入賀聖壽再請如初不允以滿上計遂四疏堅請獲休致公壯年每好古自負留心聖賢之學至老彌篤嘗謂道本平實安事苟難學貴定志勿爲利動公能踐其所言終身恬澹寡交遊雖位躋崇廡食不兼味衣不重帛卒之日家無餘貲平居手不釋卷著作甚富今止有春照軒集行

世

劉司農體乾

劉體乾東安人爲中時值國計告乏令廷臣會議或欲徵歷歲逋負或欲加增賦額公獨上疏云近日北敵陸梁陛下赫然震怒欲大舉撻伐令諸臣會議軍儲諸臣爲一切不得已之計用佐經費臣聞蘇軾有言豐財之法惟在去其害財者臣謂今害財之大者有二革冗吏清冗費乃當今理財第一義也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蓋十萬餘矣今邊功之陞授勲貴之傳請不知其幾是武職不止

八萬也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蔭不知其幾是合
文職又不止十萬也成化時視洪武爲冗今視成化
時尤冗遠視宋之官制三萬四千員唐制一萬八千
員漢制七千五百員又不啻倍蓰矣文武官制外如
闕宦之收入漸廣錦衣之充選漸多中書等衙門帶
俸漸濫與夫禮部之譯字生鴻臚寺之通事序班光
祿寺之厨役神樂觀之樂舞生各監局之勇士匠人
及大工陞除狐假猿攀尤不能悉數蓋已萬萬于祖
制矣乞勅各衙門清查節省祿俸無筭所謂革冗吏

者此也又聞嘉靖元年至十五年光祿寺積剩銀尚
有八十萬自二十一年以來供應日增餘銀頓盡其
本寺進御膳蔬果初無定額惟以內監片紙據數供
納內監官乾沒輒以所進鬻之行戶所以前後多寡
頓異者內官之滲漏冒破也其供應各衙門侵盜尤
多乞勅禮部再三酌議著爲令典年終遣科道官查
覈所謂革冗費者此也二冗旣革國計自然有餘何
患軍興乏儲哉以疏中事侵內監大不悅之後累陞
至大司農隆慶初內降取買真珠黃綠玉等項公執

持不行上切責之予閑任公惇謹事持大體始終不渝其操人稱爲有古大臣風

鄭司空紳

鄭紳字公佩涑水人以錦衣籍世居京師登正德甲戌進士公自入官三十年凡九遷不出都城門以工部尚書掌通政司事食一品俸慨然曰吾其止足時矣遂上疏乞老得俞旨是爲歲乙巳紳旣賜休甚適乃故都城居也朝大夫舊遊及諸後進知紳名數就紳訪政理輿馬相屬紳一切謝避之乃於都城之南

里許築居號南池書院引泉種樹鼓棹中流就訪者
又至乃又去都城數十里於西山得冷泉之勝築居
號北泉書院偕朋舊子姓數輩以往間來南池復往
探幽尋樂紳之詩曰世多君子扶皇極天放閒人養
太和都城人誦焉公起家戶曹陞鴻臚轉通政晉工
部皆非雄職故門無私謁而公亦不干人以私居身
不喜爲無益之勞所在屏息危坐竟日享年八十有

楊中丞宜

楊宜字伯時衡水人嘉靖癸未進士任監察御史以
風力著稱督學南畿藻鑑精徹士一經其賞識無不
得雋以去如瞿文懿陸文裕諸公位卿寺登八座者
數百人釐正文體敦崇行誼時以司馬文正公比之
後總計留京開府兩浙所至聲績蔚然至今士子稱
正直忠厚者必曰裁庵先生云

史司馬道

史道字克弘涿州人正德丁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給
事中劾江彬神罔等罪又劾尚書王憲黨惡通賂世

宗立論救王瓊得減死使朝鮮爲副使遷山西僉事
素惡首相楊廷和專擅疏其不法三十事楊立辯得
旨史道拿問謫金縣丞廷和去國言官合疏以訟復
原宥疏辭仍願外任許之歷江西僉事累晉大理少
卿都給事夏言方當上意驟陞協院僉都因劾停之
刁民童源訐諸貴并法司受賄據實重遣輦轂少安
都御史汪鉉阿張孚敬意借監生詹際誣奏欲重治
少宰徐縉力勸阻汪卽述其言以聞上置不問給事
中鄭準言事謫典史應朝以病未至鉉遂署以逃道

力爭之給事中孫應奎據實奏汪辯謂準怨望道阻
撓坐罰俸半年孫謫縣丞十三年陞大理卿署都察
院事與汪不協又罰俸因會推到遲降山東叅議又
以辭朝稍後閑任十五年起左僉都撫大同親率總
兵梁震破敵王林川又破之沙河陞撫都又討妖賊
楊通等平之十七年敵再入再却之十八年有碌砮
河紙房頭之捷與總督毛伯溫修復五堡陞兵部侍
郎仍任十九年破敵乾河門二十年破敵老王溝獲
奸細二十餘人轉左四部會大敵犯山西諸將尾賊

以徃留駐中營敵數千人犯者二皆却之以生母艱
去庚戌都城戒嚴起原官衝營蘆溝橋以入行旅數
千隨之道始通卽上防邊禦戎之策以病乞休得允
甫七日馬市議起命徃宣大措置計縛妖逆蕭芹等
陞兵部尚書議遣指揮叢蘭等出邊間俺答使內潰
召入戎政不果行馬市亦罷累乞休允之明年擒叛
功加太子少保廕子錦衣百戶又明年癸丑卒

張司馬學顏

張學顏字子愚號心齋肥鄉人嘉靖癸丑進士授曲

沃令擢工垣拂權貴意歷副使隆慶五年春遼東巡撫缺張居正言於高拱以才望陞右僉都撫遣學顏曰是惴惴若重卵者而何措置泄泄也於是積屯置餉與夫保障蠲恤造火器備陣車靡不曲盡居正心竒其才晉兵部侍郎兼右都御史益加憤勵議移險山等六堡于寬奠子十舍口斥邊地二百餘里後人賴其利萬曆六年擢大司農方是時吏治虛飾弁髦財賦內帑駸駸不支學顏爲責實考成有稽章奏清出納省鎮餉減冗費諸疏未數年庫餘千萬票支十

年人比之爲劉晏至如爭金花之添進止庫監之告
匱絕貢金之例加必得請乃已上每屈意從之又其
時方選操內兵每遇常朝之日百官拱立班行間西
城喊砲之聲徹於御座學顏謂宸居邃密之地震兵
戈殺伐之聲太廟之神靈未妥兩宮之寢處未安上
疏止之上謂演習在內人役原備扈駕且演習已久
必恭順無他迨其後中途不戢又扈從事完猶未解
散學顏復上言大明律載凡不係宿衛應直之人但
持寸刃入宮殿門者絞入皇城門者發邊衛克軍祖

宗防微弭亂之意甚爲深遠今若等素非守直之人
半居皇城之內戈矛鋒利出入禁苑後或賞不滿望
領不得人漸起邪心朋謀倡亂譁於內則外臣不敢
入譁於夜則外兵不及知譁於都城白晝之間人目
之曰此天子親兵也誰敢犯之豈惟外兵不能禦或
傳奏聖諭禁止能令人人皆請罪就縛乎於時驅之
不肯散捕之莫敢櫻如正德中西城縛兵之事可鑒
也借曰今未必然則皇上已見其不戒於駕前安能
保其不變於日後哉若不及今停止恐在彼外假虎

賁之名在朝廷漸成養虎之患望皇上頒明詔將近
操內兵盡數罷歸此後凡遇春秋兩祭所司照例題
請上亦不以爲罪未幾居正歿朝局一更喜事之言
官盡擧當日諸大臣學顏於是歸二十六年卒賜祭
塋此後邊政廢弛不復見赫聲濯靈之景矣然後知
江陵之相業不可及而無識浮薄之士使居議論之
司未有不敗天下事者也